



# 談正德官窯瓷器上的外文款識

翁宇雯

正德皇帝名朱厚照，為明孝宗朱祐樞長子，出生翌年即被立為太子。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重駕崩，朱厚照十四歲登大位，成為明代的第十位皇帝。朱厚照上任之初，就發生了安化王叛亂，不僅如此，在位短短的十六年間，民間竟有三十幾次流民起義，正德十四年的寧王朱宸濠之亂，更是顛覆了中國南方的民生經濟。朱厚照終其一生身邊不乏迎合之小人，然而與他相處十分密切的三大勢力：宦官劉瑾、邊軍首領江彬與大管家錢寧，也在寧王之亂中與朱宸濠勾結；他在眾叛親離的惆悵間，最後南巡回京時不慎落水，身染重病，正德十六年三月，薨於豹房，終年僅三十一歲，葬於康陵。相對於他一生傳奇的經歷，其官窯作品更是獨樹一格，流露出濃郁的異國風情。除了器身裝飾有阿拉伯文及波斯文字，連款識也有以外文書寫的狀況，這是空前絕後的創舉，也留下了耐人尋味的謎題。

跨越了「正統、景泰、天順」（一四三五—一四六四）

這段明代官窯史中的「黑暗期」，朦朧未明的官窯史景況，才在成化朝（一四六五—一四八七）時露出一片曙光；與之承接的弘治（一四八八—一五〇五）、正德（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兩朝，實驗製作出許多著名於後世的品類，如成化鬥彩、弘治嬌黃與正德

三彩，為明代中期官窯增添耀眼的光芒。而正德官窯瓷器，更以器身顯目的阿拉伯文與波斯文字裝飾為人所知，成為此時陶瓷史的關注要點之一。這

群飾有阿拉伯文與波斯文字的作品，又可分为青花、青花加彩與描紅阿拉伯文紋盤等不同品類，其中描紅阿拉伯文紋盤的作品甚至連款識都有以數種外文書寫的現象，令人不得不

注目於此。

## 正德官窯描紅阿拉伯文紋盤的器表裝飾

這種特殊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作品傳世有八件，都是盤器，其中五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一、圖五），另兩件分別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藏品（圖六、圖七），近年科威特博物館



圖一 明 正德 描紅阿拉伯文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明 正德 描紅阿拉伯文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 正德 描紅阿拉伯文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則從拍賣市場中購得一件描紅阿拉伯文紋盤並納入館藏（圖八）。這八件作品僅在白釉瓷盤上以礬紅彩書寫文字，並繪有簡單的開光；盤心以同一圓心作一大一小複線畫成的圓形開光；盤壁外側則不作開光，直接書寫文字；盤底則與其它官窯款識相同，以複線圓形開光內書款識，不見青花作品多樣的開光形式，也沒有其它紋

飾。許之衡《飲流齋說瓷》寫有：「瓷品有回回、喇嘛、西洋等文者：回回文或於花地開光處書之，或有全體書回回文而不繪花者。」也許就是指青花瓷器與描紅阿拉伯文紋盤放置「回回文」部位的差異。盤壁則無開光，以盤底正向觀看順時鐘或逆時鐘方向連續書寫四至五個句子，並以空白格距作分隔；盤心部分

置有兩個複線同心圓，內圓置一個整句；外圓則在四方平均各書一單詞。盤心內圓中的文字佈局設計則有兩種不同形式；一種是在複線開光內將文句拆成三行，如分別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兩件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圖二、圖六），兩件作品在盤心部分佈局完全相同，可以拆為：第一行「ولا يتطعماكل」、



圖四 明 正德 描紅阿拉伯文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明 正德 描紅阿拉伯文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二行「النصا تقدر مطرما」、第三行「مصورا」、二行連讀為「ولا تبسطها كل البسط تقدر مطرما مصورا」，這是出自《古蘭經》十七章二十九句的後半句：「也不要把手完全伸開，以免你變成悔恨的受責備者。」此外分別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三）（圖五）與上海博物館（圖七）及科威特博物館（圖八）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盤心置中複線圓形開光內則如同阿拉

伯書法藝術中字母交錯配置的書寫形式，填入一完整的句子。

雖然八件描紅阿拉伯文紋盤的外形與尺寸皆同，且盤上書寫文字與青花作品情況相同，有阿拉伯文、波斯文，也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兩者交雜的形式，但書寫內容幾乎不相重複，依據內容可以略分為幾種：

#### 《古蘭經》

與正德官窯青花作品相同，描紅阿拉伯文紋盤上所書寫的文字也與伊斯蘭教義有關，盤壁、盤心皆有引述《古蘭經》經文的狀況。如收藏於上海博物館的作品其盤心中雙圈內文字寫著：「真主必定無量地供給他所意欲的人。」（《古蘭經》第三章第三十七句的一部分）

#### 賢哲的言語

科威特博物館收藏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圖八，表格編號八），其盤壁書寫文字數量居於八件之冠，其上文字引述一位阿拉伯學者Thabit Bin Qara（八三六—九〇一）所說的名言，中譯為：「阿拉會讚美他、說他好話的使者（先知）說，『少吃飯你的身體會舒服，少講話你的舌頭就會舒服，少憂煩你的精神就會舒服，少犯罪你的心靈就會舒服。』」

#### 對真主阿拉獻上感謝與祈求

如科威特博物館藏的描紅

阿拉伯文紋盤（圖八），此盤中心圓形開光內書寫內容譯為「感謝阿拉，為了他的所有恩惠。」圍繞盤心四側的四個阿拉伯文字連讀後，譯為中文是「再多的感恩也無法比擬阿拉賜予的恩典」。

### 吉祥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圖三）盤心中雙圈內文字寫有波斯文，譯為「一開始很光輝，結束也很祝福（帶來好運）」。圍繞盤心四周的文字與盤心內容完全相同，只是書寫形式不同，並有吉祥的寓意。

### 文學作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中，有一件完全書寫波斯文內容（圖三），其盤壁文字中譯為：「啊！你這個慷慨的人，從眼目不能見的神聖寶庫，就連那些不信你的祇教和基督徒，你都餵養他們。既然你對你的敵人們好，怎麼可能會讓你的朋友受剝奪呢？」這是出於伊朗詩人薩迪

（Moshlefoodin Mosaleh Sa'di. 一二〇八一—一二九二）《古洛斯坦》一書前言部分，《古洛斯坦》是西北穆斯林經堂教育中「十三本經」之一，內容寓伊斯蘭思想於文字形式中，大多都是訓誨體的故事。有別於飾有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的青花作品，《古洛斯坦》是描紅阿拉伯文紋盤獨有的文字內容。

此外，正德官窯飾有阿拉伯文與波斯文作品的青花瓷器上，其文字書寫相當生硬難看。阿拉伯人雖是以蘆葦管斜削成硬筆來書寫文字，但正德官窯器皿上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字，不只書寫醜陋，且有錯寫的狀況，應非用筆習慣不同所致，因此應該是不懂阿拉伯文的中國人所書寫，故板滯稚拙、錯誤百出，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正德官窯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書寫文字明顯工整流利許多，且較容易辨識，並無錯寫的情況。

## 正德官窯描紅阿拉伯文紋盤的款識

正德官窯瓷器有以漢字

「正德年製」與「大明正德年製」撰寫款識者，或以青花釉料、或以紅彩、或以陰刻，表現在青花、多彩釉、釉裏紅、素三彩等多種品類中。然而這八件作品的底部款識不似正德官窯其它作品，而是以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字母由右至左分橫書兩行或三行書寫，筆者將其款識文字與內容翻譯、整理如表格一。仔細觀察這些款識內容，其實也有些微不同，但可以發現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寫有「دی مینگ جینگ دی نیان」。然而，這段文字無論是以阿拉伯文或波斯文文法來譯解都徒勞無功，幸而駱愛麗首先提出正德官窯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其實是使用回族穆斯林的「小經文字」來標示官窯款識，讀法念作「di ming jing di nian zhi」，音似中文「大明正德年製」。

這裡要提出明代回族穆斯林「小經文字」的傳統。「小經」又稱為「小兒經」、「小兒錦」、「狹經」、「消經」等，是中國穆斯林專有的書寫方式，流行於部分回族

與西北東鄉族、撒拉族人民之中。「小經文字」究竟源起何時？一說為公元八世紀，回族先民來華之初為學習中文，使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字母標示漢字讀音；另馮增烈則認為「小經文字」應該奠基於明嘉靖至萬曆年間首創中國穆斯林經堂教育的回族經師胡登洲（一五二二—一五九七）。然而，從小經文字標示「大明正德年製」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至少可以證明「小經文字」在明代中葉正德朝以前即已開始使用。

八件描紅阿拉伯文紋盤中有五件作品的款識部分之書寫文字完全相同，都是以小經文字書寫的「大明正德年製」，另外三件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則在小經文字之外還增添了一些文句。例如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二、表格編號二）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圖六、表格編號六）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其款識分別寫著：

دی منیک جنک دی نیک  
「與「دی منیک جنک دی نیک」

یعنی شاه سلیمان عملت کرد،  
「兩者」的差別在於前半句，前者書寫「大明正德年製」（دی منیک جنک دی نیک دی نیک دی منیک یکن）；後者則寫著「大明汗」（دی منیک یکن دی منیک یکن）；「خان」一字可譯作中文的「汗」，即「國王」的意思，此處即「大明國王」之意。兩件作品的後半句內容則相同，都是「یعنی شاه سلیمان عملت کرد」，但這句話並非由小經文字組成，而必須以波斯文解讀。「یعنی شاه سلیمان عملت کرد」從單詞字字拆解可分為「یعنی」（中譯「也就是」）、「شاه」（中譯「國王」）、「سلیمان」（人名，中文可譯為「蘇萊曼」）、「عملت کرد」（中譯為「（他）建立了」或「（他）蓋好了」或「（他）弄好了」之意，可引申為「（他）製造完畢」）。因此，國立故宮博物院（圖二、表格編號二）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其款識部位分別可譯為：「大明正德年製，也就是蘇萊曼國王所製作」

以及「大明汗，也就是蘇萊曼國王所製作」。<sup>〔註二〕</sup>而另件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圖一、表格編號一），其底款同樣以小經文字與波斯文寫著：「دی منیک شاه سلیمان عملت کرده است」，亦即「大明汗蘇萊曼國王所製作」之意。<sup>〔註三〕</sup>有趣的是，將此件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圖二、表格編號二）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圖六、表格編號六）描紅阿拉伯文紋盤的款識並排比對，可以推敲如下：「大明汗」≡「大明正德」≡「蘇萊曼國王」，亦即大明王朝的國王——正德皇帝，與蘇萊曼國王實為同一人。「蘇萊曼」（原文作「سلیمان」，音「Sulaiman」）原來是伊斯蘭教的前身猶太教中一位先知的名字，但現今在阿拉伯地區是非常通俗的姓名。由此可見，從正德官窯八件描紅阿拉伯文紋盤作品款識的文意分析，正德官窯不但以中國穆斯林專用的「小經文字」寫款，還寫上了皇帝的阿拉伯文名字，這在中國官窯史上是獨具匠心、別有



圖六 明 正德 描紅阿拉伯文紋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明 正德 描紅阿拉伯文紋盤 上海博物館藏



圖八 明 正德 描紅阿拉伯文紋盤 科威特博物館藏

新意的一例。

另外，正德官窯瓷器中以外國文字音譯款識的現象，除了中國西北地方穆斯林使用的「小經文字」，尚有以巴思人文書寫款識者，但都是龍鳳纏枝花紋的袖下青花作品，也許筆者將另以專文討論。

### 從遊龍戲鳳的正德皇帝 明武宗談起

近年來許多研究指出，明武宗可能是佛回雙修的穆斯林，此點從正德官窯中許多以阿拉伯文書寫《古蘭經》經文或伊斯蘭教義的作品可以得到

輔證。此外，文獻記載明武宗的寵臣中不乏回人，另外哈密歸附中國的回回人寫亦虎仙與其子、女婿、姪婿等均在武宗左右，且「賜國姓，受錦衣指揮，護駕南征」。明武宗對回人的寵幸還可從他對西北朝貢穆斯林的特別待遇窺知，嚴從簡所著《殊域周咨錄》記載，嘉靖年間禮部尚書汪浚針對當時周邊夷國朝貢太過頻繁的情況，向世宗上疏：「正德年間容令各處回夷在館四五年住歇，恣意妄為，驕縱特甚，欽蒙皇上御極之初，盡將各犯拏問發遣。今各夷進貢起送，猶

不知戒，伴送人員不能鈐束，在途遷延隔歲，日費廩給，先到京者日費下程，等候同賞。」明代為了絡繹不絕的朝貢者設開了「會同館」，除免費辦理貢使吃住事務、提供看病吃藥服務，還得承辦貢使附帶的方物與私貨兩類，以及對外國朝貢貿易的賞賜，另外也負責上報貢使酗酒鬧事及犯罪情形，而護送貢使之事務以及路費之給予，也在會同館的職掌之內。這裡提到正德年間，明武宗甚至准許回回人「在館四五年住歇」，可以想見回回人特別受到明武宗的恩寵。

<p>2 國立故宮博物院 高3.5 口徑17.7公分</p>	<p>1 國立故宮博物院 高4.0 口徑19.5公分</p>
 <p>盤壁與款識</p>	 <p>盤心</p>
<p>①盤壁 كما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的。 هل جزاء الاحسان الا الاحسان 行善者，只受善報。(《古蘭經》 55:60) فمن يعمل مثقال ذرة خيرا يره، و من يعمل مثقال ذرة شرا يراه 行一個小螞蟻重的善事者，將 見其善報；作一個小螞蟻重的惡 事者，將見其惡報。(《古蘭經》 99:7、8)</p> <p>②款識 دى مينك جنك دى نيك جى، يعنى شاه سليمان عمارت كرد 『大明正德年製』(小經文字)， 也就是蘇來曼國王所製造。</p>	<p>①盤心中雙圈內文字 ولا تبسطها كل البسط فتتعد ملوما محسورا 也不要把手完全伸開，以免你變成 悔恨的受責備者。(《古蘭經》 17:29的後半句)</p> <p>②盤心中圓外側文字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ك وتعالى 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p>
<p>①盤壁 كما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ك وتعالى يا ايها الناس اذكرو نعمه الله عليكم هل من خالق غير الل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的，『人們 啊！你們應當銘記真主所賜你們 的恩惠，除真主外，還有什麼創 造者能從天上下供你們嗎？』 (《古蘭經》36:3)偉大的阿拉所 說的是真理。</p> <p>②款識 دى مينك شاه سليمان عمارت كرد است 大明(小經文字)蘇來曼國王所 製造</p>	<p>①盤心正中圓內文字 1 (و ان تاذن ربكم ) لنن شكرتم الزبدنكم و لنن كفرتم ان عذابي لشديد 當時，你們的主曾宣布說：『如 果你們感謝，我勢必對你們恩上加 恩；如果你們忘恩負義，那麼， 我的刑罰確是嚴厲的。』(《古蘭 經》14:7)</p> <p>②盤心正中圓外側文字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ك وتعالى 至高無上的阿拉所說</p>
<p><sup>1</sup>括弧內標示黑體的字詞是《古蘭經》原文中有書寫、但此盤並未寫出的文字。</p>	

<p>4 國立故宮博物院 高4.4 口徑21.1公分</p>	<p>3 國立故宮博物院 高4.5 深3.5 口徑20.1 足徑12.2公分</p>
 <p>盤壁與款識</p>	 <p>盤心</p>
<p>①盤壁 الحمد لله حمد الشاكرين، حمد الذاكرين حمدا كثيرا، 滿懷謝意地感謝阿拉，以唱詩讚 美來感謝阿拉，以很多的感謝來 感謝阿拉。 يوافى نعمه و يكافى مزيده، 他會把他的恩惠給人，而且不停 繼續地增加。 رب اغفر و ارحم و انت خير الراحمين و تم بالخير 喔！主啊！原諒我，憐憫我，那就 是你，你是最會憐憫者，以一個好 的方式結束。</p> <p>②款識 『大明正德年製』(小經文字) دى مينك جنك دى نيك جى</p>	<p>①盤心中雙圈內文字 والله الغنى وانتم الفقرا 真主確是無求的，你們確是有求 的。(《古蘭經》47:38)</p> <p>②盤心正中圓外側文字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ك وتعالى 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p>
<p>①盤壁 اى كريمى كه از خزانه غيب، گير و نرسا وظيف خور دارى دوستان را كجا كنى محروم دارى، تو كه با دشمنان چنين نظر دارى اى كريمى كه از خزانه غيب، گير و نرسا وظيف خور دارى دوستان را كجا كنى محروم دارى، تو كه با دشمنان چنين نظر دارى اى كريمى كه از خزانه غيب، گير و نرسا وظيف خور دارى دوستان را كجا كنى محروم دارى، تو كه با دشمنان چنين نظر دارى اى كريمى كه از خزانه غيب، گير و نرسا وظيف خور دارى دوستان را كجا كنى محروم دارى، تو كه با دشمنان چنين نظر دارى</p> <p>②款識 大明正德年製(小經文字) دى مينك جنك دى نيك جى</p>	<p>①盤心正中圓內文字 الابتدا همايون، الانتهاء ميمون 一開始很光輝，結束也很祝福(帶 來好運)。</p> <p>②盤心正中圓外側文字 الابتدا همايون، الانتهاء ميمون 一開始很光輝，結束也很祝福(帶 來好運)。</p>

6 北京故宮博物院尺寸不明		5 國立故宮博物院 高4.3 口徑21.0公分	
			
盤壁與款識	盤心	盤壁與款識	盤心
<p>①盤壁 與圖二同</p> <p>②款識 دى مينك خان، یعنی شاه سليمان عمارت کرد 大明汗，也就是蘇來曼國王所製造。</p>	<p>①盤心中圓內文字 與圖二同</p> <p>②盤心中圓外側文字 與圖二同</p>	與圖四同	與圖四同

8 科威特博物館 高4.4 口徑21.1公分		7 上海博物館 高3.9 口徑15.9 底徑10.1公分	
			
盤壁與款識	盤心	盤壁與款識	盤心
<p>①盤壁 大明正德年製(小經文字) دى مينك جنك دى نيك جى</p> <p>②款識 قال 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 سلم، 阿拉會讚美他、說他好話的使者 (先知)說。 راحت الجسم فى قلت الطعام، 少吃飯你的身體會舒服。 و راحت السن فى قلت الكلام، 少講話你的舌頭就會舒服。 و راحت القلب فى قلت الاهمام، 少憂煩你的精神就會舒服。 و راحت الروح فى قلت الاثام 少犯罪你的心靈就會舒服。</p>	<p>①盤心中雙圈內文字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كل نعماته 感謝阿拉，為了他的所有恩惠。</p> <p>②盤心中圓外側文字 لا يحصى الله بنعمته الشكران 再多的感恩也無法比擬阿拉賜予 的恩典。</p>	<p>①盤壁 大明正德年製(小經文字) دى مينك جنك دى نيك جى</p> <p>②款識 راست گفت خدای تعالی بزرگ (波斯文)至高偉大的神，祂的話 是正確的。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阿拉伯文)偉大阿拉說的話是 真理。</p>	<p>①盤心中雙圈內文字 ان الله يرزق من يشاء بغير حساب 真主必定無量地供給他所意欲的 人。(《古蘭經》3:37)</p> <p>②盤心中圓外側文字 كما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ك و تعالی 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的。</p>

另外，明武宗朱厚照對西北這塊地土有特別的情感與留戀，他一到達北邊的邊防重鎮宣府，就營建鎮國府成「第二豹房」，並且命令北京把所有的重要奏章都送到這裡才能核准，就連應州之戰勝後，還常藉口巡視北防，不止一次到西北遊興：「上復北幸。……，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復輦豹房所儲諸珍寶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裡』。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出，及再度居庸關，仍戒守者毋令京朝官出關；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如文獻所見，明武宗對西北宣府念念不忘，更甚於「豹房」。

從武宗寵幸回人，尤其是西北地區的回人，並且喜愛西北地區的這幾點看來，他應該受到西北回族的文化洗禮甚深。伊斯蘭教傳到中國

已久，但是依據不同的途徑

與當地文化的薰陶，形成三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圈：以漢儒文化（中國主體文化核心）為重、伊斯蘭文化為輕的東南沿海回族社區，以及以伊斯蘭文化為重、漢儒文化為輕的西北回族社區，以及漢伊並重（或稱「經漢並重」）的雲南回族地區。而西北回族社區因為地近中亞、西亞，自古為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又鄰近世界最大的穆斯林民族分佈區，因此形成了回回民族最大也最重要的聚居地，除了胡登洲開經堂教育先河外，蘇非派也是西北回族社區最主要的特色。除了典籍可見的文字資料，從解讀正德官窯描紅阿拉伯文紋盤的文字內容，也可輔證這種正德皇帝與西北地區的關係。前文曾提及正德官窯一件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圖四）盤壁節錄有波斯詩人薩迪的名著《古洛斯坦》，而《古洛斯坦》在明代中葉以後，甚至被列為西北穆斯林經堂教育的主要讀本之一，官窯瓷器上洋溢的西北回

族風情，實是有跡可尋。

然而，為何明武宗特別要以「文字裝飾」這一行為來凸顯他的信仰？筆者認為這與明武宗熱愛語言學習有關。史載明武宗「佛經梵語無不通曉」，且一馬姓孕婦曾經「以善騎射、解胡樂達語遂得幸」。關於阿拉伯語或波斯語，即明代所謂「回文」之學習，《武宗實錄》中有這樣的記載：「上之在南京也，發南京古今通集庫所貯宋國鹵簿等圖并符驗券及諸錢文冊，會（命）右少監宗璽輸至京。至是以太后旨，仍令璽載還。又甘肅鎮守太監王欣奉 上旨購通漢語，能書回回、達子、西番，年十五以下者，各二十人，以進，亦罷遣給主。」

此條資料顯示明武宗曾經招「能書回回語」的少年進宮。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描紅阿拉伯文紋盤所飾文字與正德官窯其它裝飾有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的作品相比，書寫方式較為正確且流利美觀，綜上可知，無論從文字佈局、書寫內

## 註釋：

1. 同樣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作品，駱愛麗則將底部款識譯為「大明汗即穆斯林之王，球體之宅」或「大明汗即穆斯林之王，他建了樓」，並以之詮釋此處的「穆斯林」即指中國境內宮廷與民間的穆斯林，而中國皇帝就是這群「穆斯林」的國王。究竟同出一本卻為何文意有所分歧？首先是駱氏認為盤上所寫的「مسلیمان」（駱氏譯為「穆斯林」），筆者則認為應是「سليمان」，兩個單字僅差一個字母「م」，也許是駱氏將「شاه」的最後一個字母「ه」誤植為「سليمان」的起首字母。為求謹慎，筆者將這件作品與另件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圖二、表格編號2）進行交叉比對，顯然可見，「سليمان」一詞之前並未有「م」字母，也不會有「مسلیمان」一詞出現；復次，「مسلیمان」一詞並非駱氏所解讀的「穆斯林」，在阿拉伯文中「穆斯林」一詞應寫為：「مسلم」，而波斯文的寫法則是「مسلمان」，況且後半句的譯解「球體之宅」或「他建了樓」其實也難以成局。
2. 陳玉秀對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圖二、表格編號2）之中譯為：「大明正德年製，蘇賚曼國王的慈善廚房」，並解釋「慈善廚房」可能是清真寺用以賑濟窮人的地點；然而陳氏未將波斯原文列出，筆者從原文中檢視，不知「慈善廚房」一詞從何而來？而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中，據陳玉秀所言，有一件款識書寫「大明正德蘇賚曼所書經文」（圖一、表格編號1）。筆者閱讀原文內容後，認為其翻譯有必要加以修正。

## 參考文獻：

1. 駱愛麗，〈中亞穆斯林後裔在中國活動初探——以正德朝兩件蕃紅回文瓷器為基礎〉，《第六屆台灣與中亞論壇國際學術會議》（2006年11月23日會議論文），頁1-19。
2. 陳玉秀，〈以紋飾意——從阿拉伯文紋飾談正德時期伊斯蘭教的意涵〉，《故宮文物月刊》第284期（2006.11），頁78-91。
3. 卓鴻澤，〈“演撲兒”為回鶻語考辯一兼論番教、回教與元、明大內秘術〉（待刊稿）。

容、款識與書寫技巧等，青花和描紅阿拉伯文紋盤都有些許不同，似乎不屬同一官坊所製作。由於這些作品皆是在白瓷盤上施附釉上紅彩，從製作工序來看是二次燒製而成，而清代官窯釉上琺瑯彩瓷也是將景德鎮燒製的白瓷進呈宮廷後，施附紋飾圖案或文字，再次以較小的窯爐低溫燒製。目前在文獻中，我們無法得知明代是否就已經有這樣的傳統，僅能就此猜測，這些描紅阿拉伯文紋盤在景德鎮製作時原為無飾花紋的白瓷盤，送到北京宮廷後才進行「二次燒製」，而這些作品可能就是這些「能書回

回語」者所書寫，於是與景德鎮的青花作品樣貌有所不同。

**結語**

正德官窯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不同於其它飾阿拉伯文與波斯文字之青花瓷器有複雜多樣具裝飾效果的開光形式，只以簡單複線圓形分隔文句，且器身不帶任何裝飾。整體而言，字體書寫流利工整，除了代表伊斯蘭教普遍信仰思想的《古蘭經》等內容，也有與西北回教社區密切相關的經堂教育教材《古洛斯坦》，因此筆者認為從整體風格看來，這群作品的生產機制也許與其它飾

有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的青花作品有所不同，這批正德官窯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無論是釉上施附紅彩的製作步驟、以及使用小經文字書寫官款等種種特色，是最能彰顯明武宗的個人與中國西北回教伊斯蘭文化結合的作品。況且，明武宗允許將自己的姓名與「經名」施附其上，也顯示這些作品之中的帝王主導性。因此筆者認為這批正德官窯的描紅阿拉伯文紋盤也是正德朝帝王品味介入官窯製品的最佳證據。

作者任職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